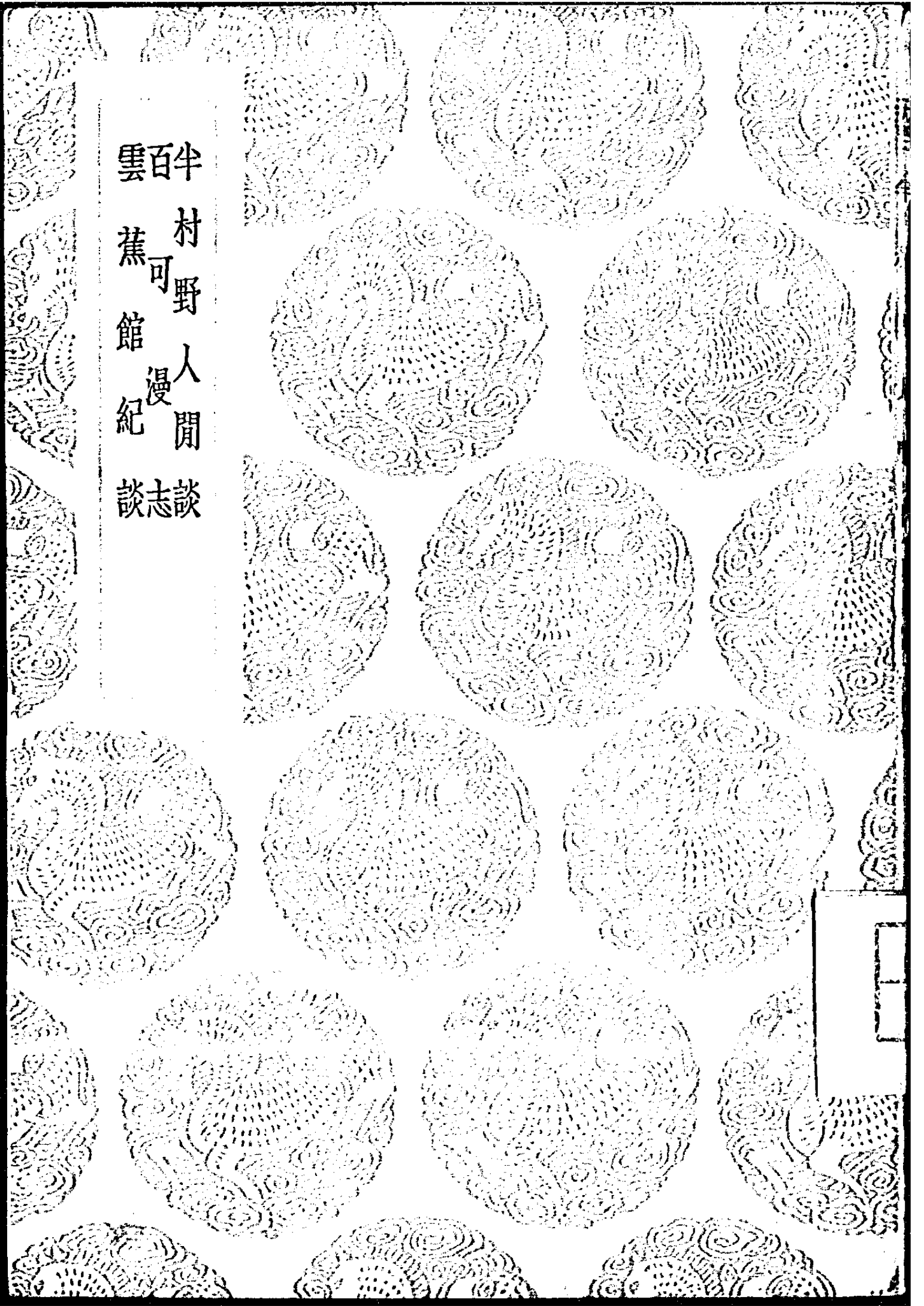


半村野人閒談  
百蕉館紀談  
雲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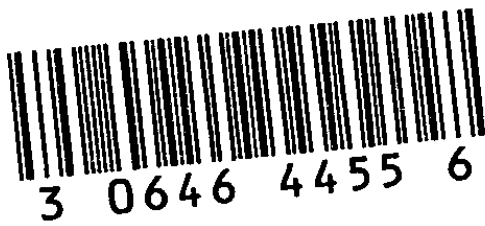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談聞人野村半



纂南姜

牛村野人閒談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半村野人閒談

## 用刑

周公政書謂刑亂國用重典。林少穎曰：以其頑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威強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高皇初定天下，承元大亂之後，痛五教之大壞，疾四維之不張，於是用重典以治之。迺有剕、劓、膝、斷、趾、鈎、背、剝、皮、腰、斬、坑、醢、之刑。蓋不如是，則相沿弊俗，染人之深，不易驅之於禮義教化之中。亦聖人揅偏拯弊之權，非衆人所能識者。又按宋太宗時，光祿寺丞通判彰州錢易上疏，乞除非法之刑。曰：古之肉刑，尚以爲虐而絕之。近代非法之刑，乃或支解、鬻割、勾背、烙筋，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臣愚以爲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臣謂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旣愛其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戒，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從絞斬。易、吳越王鏐孫弘侗之子也。夫宋初懲五季之亂，其用重典，宜也。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而不省。我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祖訓，定律令，傳之後世，則不許用法外之刑。蓋因時制宜，不得不如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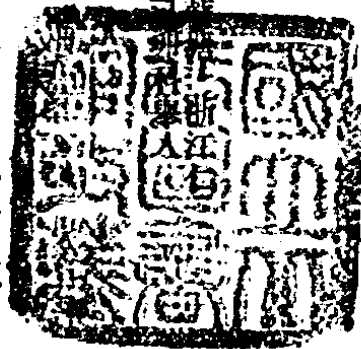
## 答應文章

半村野人閒談

姜

南篸

南字叔明，號竹軒，浙江嘉善人。明正德



083

112

2:2952

王忠毅公驥。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篇。略不經意。嘗謂人云。北方老實文字。不足爲法。答應而已。連稟付之。此可見公之真誠。然公之可傳。亦不待此也。

借親

父母垂死。人子於此。正哀痛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今人反以送死爲緩。惟以借親爲急。父母死未卽入棺。仍禁家人輩不得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禭之儀。眞括髮之戚。而修結髮之好。雖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爲怪。不知作俑者誰耶。此東谷所見之言也。吾鄉有仕宦於關中者。卒于官。訃聞。其子將借親。沈評事子輕以爲不可。或笑之。以爲不達變通。使或人見東谷之言。將不暇笑。而以評事之言爲從也。

體悉人情

宋張忠定公詠。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憊。使之然耳。故憫之。李旼張乖崖語錄云。

老景

今日殘花昨日開。爲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姑蘇沈石田啓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弱。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 入粟補官

宋晉陽王叔永云。納粟補官。國初無此。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飢。乞補弟巽官。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卽止。詔補三班借職。今承信自後援巽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國家自正統以來。民有納馬。納粟。納草。納銀。授以散官者。至弘治末。又有納銀。授指揮。千百戶之例。或爲蓄積邊儲。拯濟饑饉。行之以權。一時之急也。然授官者。皆令州縣以禮相待。而豪民往往藉此抗禮長吏。不知遜避。間有廉能長吏。止令庭參。不延之坐。然亦可以撫此爲故事以喻之耳。

### 賢相表

唐開元相張公九齡。有謝香藥表云。捧日月之光。寒移雪海。沐雲雨之澤。春入花門。雕奩或開。珠囊暫解。蘭薰異氣。玉潤凝脂。藥自天來。不假淮王之術。香宜風度。如傳荀令之衣。臣材謝中人位。參上將。疆場效淺。山岳恩深。唯因受遇之多。轉覺輕生之速。又建中相常公袞。有謝緋表云。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居良史之官。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霞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兢惕。蜉蝣之羽。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酬天造。捧戴無力。兢惶在心。二表才數語耳。曲盡賜予之意。二公皆名臣。可以爲法者。故全篇載之。以見不以徒多爲貴也。

### 文人蹈襲

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有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而唐王勃秋日燕滕王閣詩序亦云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不唯蹈襲其步驟而雕琢愈甚矣。

稼軒不取犯古人諱者

宋辛稼軒棄疾帥長沙士人或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稼軒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稼軒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開禮記卷稼軒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觀此則稼軒所存之厚可知矣宜其不肯甘沒於外裔而自拔來歸也其以忠義顯名也宜哉今世之小夫細人僕隸斷養多犯古先哲人之諱在上者恬不之責而使之改焉其亦異乎稼軒矣。

謝莊善對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蓋亦巧於應對者也豈至誠之道哉。

劉義慶議避仇

劉義慶宋武帝中弟長沙景王道憐之第二子也帝少弟臨川武烈王道規旣薨以義慶嗣元嘉中爲丹陽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讐義慶議以爲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讐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卽實事



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警。宜共天同城。無虧孝道。六年。加尙書左僕射。所著世說一書。先儒多稱之。按漢晉六朝有避警之律。此議甚當。

### 蘇東坡勸王安石諫興大獄

蘇子瞻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所激於中。然漢唐之禍。誠在於此。逐君子。困生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言。可謂有益於國家者矣。

### 智囊

秦樗里子。漢晁錯。皆號智囊。按樗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且死。曰。葬我必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若樗里子者。真可謂智囊矣。貽謀及其身後。若合符節。得以全其邱隴。奇哉智乎。而錯也。爲國據智。不能保其首領。智安在哉。

### 詠荆軻

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絃。七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此陳周弘直詠荆軻詩也。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圖中。

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此陳楊縉賦荆軻詩也。二詩愴恨之情。皆在意外。靖節之後。此亦佳作也。

富鄭公言有所因

宋富鄭公弼奉使契丹。謂其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愚按此言亦有所因。唐高祖遣鄭元璿詣突厥。元璿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鄭公之言。全述此意。可以見夷狄無親。惟利是動也。

潘岳護訕

潘岳晉武帝時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棲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尙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竝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鞚。和嶠刺促不得休。然則岳之取禍。蓋亦恃才不遜之所致耳。縱使孫秀不銜之。亦何能以自免哉。

題趙清獻公墓詩

宋趙清獻公抃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宋景定間。林存爲潭州帥。罷歸道衢。調千夫荷擔。經墓旁。疲甚。因相與語。趙清獻公抃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

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 趙葵幼慧

宋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京湖制置使。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此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 牛心山脈

四川龍州宣撫司東南有牛心山。昔唐祖李龍遷葬於山側。武后革命。命鑿斷山脈。水赤如血。及玄宗幸蜀。有老人蘇坦奏。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玄宗卽命龍州刺史修填如舊。未幾。誅祿山。乃升州爲都督府。賜號靈應郡。此說予以爲謬妄之甚也。夫武氏旣鑿斷山脈。則李氏衰矣。玄宗何以復興。玄宗命填其斷處。則地理家所謂客土無益也。吁。玄宗以勵精用賢而興。以荒淫用姦而敗。於山脈何與哉。

### 論宰予公伯寮

洪武癸酉。崇仁縣儒學訓導吉水羅公恢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者。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例。

陸啓聖王廟。疏奏不報。時皆服其論之當云。

夏口城

武昌府城西黃鵠山。有夏口城。吳主孫權所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至劉宋順帝時。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梁末。陳初。周將史寧爲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陷其外城。蓋其城依山負險。周迴不過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

頒書學校

洪武中以夷陵州學正延平張先生智試禮部左侍郎。先生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先生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慙。卒從此議。

霍氏衰

漢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武帝時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吁。光旣知子之不材。而不能避遠權勢。以爲保身全家之計。反因妻邪謀。以怙寵榮。其覆族也宜哉。

李舟語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使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

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語雖近俗。亦理到之言也。

### 論三焦

蘇黃門龍川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驥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驥遇於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驥旣言其略。復嘆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主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尙可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歎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於衛州。聞高敏之遺說。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驥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饑。羣丐相櫛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今醫家者流。皆執叔和三焦無狀空有名以自信。不聞有此說。故錄之。

### 歸姓表

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幼從母適常山朱氏，冒姓名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鄭語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今考范集無此表，恐好事者以此一聯酷類文正事故，附會以爲其表語，不可知也。



百可漫志

陳鼎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四

百可漫志

陳鶴

國朝皇陵在順天府昌平縣天壽山近年尚書泉山  
林文安公翰請陞昌平爲州隸以密雲順義懷柔  
三縣章上未報

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  
試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止錄  
姓名鄉貫試錄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

國初歲貢生在京中試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樹嘗見

新昌志載云禮部爲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日本部尚書任昂等官於華蓋殿欽奉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式的國子監生爲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欽此今將中式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者浙江布政司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強

國朝藩省大臣無兼銜者近時吳公廷舉以廣東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亦異數也

禮侍部齋林先生誌祖清避元不仕變易姓名匿居

山寺會府公檢冊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乎曰  
頗能卽以冊號八音命爲詩應聲曰金紫何曾一  
掛懷石田菰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  
雲嶺上來飽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草  
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盃府公驚羨遂與  
爲交政暇輒携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  
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  
覺有感府公曰公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  
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而罷明日林竟  
去之府公再往訪之不見多方物色終不見矣

未樂初有士人赴舉所夢有告之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士人擬爲義爲論以待及舉於鄉登進士竟無驗後官膳部郎官 文廟與群臣宴出語曰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屬群臣對無應者士人進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上大悅擢禮部侍郎

唐守之臯在歙庠日每以魁元自擬累曠場屋鄉人謂之曰徽州好箇唐臯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何包裹爭柰京城剪柳多唐聞之志益勵至正德癸酉甲戌連捷經魁以狀元及第年已五十餘可謂有志者事竟成也

冢宰尹公旻司銓曰閩士翁旻以貢就教職公試之不許曰子當出科第後果舉進士終廣東副使又有三舉子選除知縣色不祿公曰莫以知縣爲小官且去做看後三人皆不終其職人稱公之識鑒正德戊辰廷試二甲三甲一名各刊策丁丑會試五經各刊文三篇皆異常格

有國子祭酒和詩以琯字作子琯太學生爲詩以謂之曰琯字難以作子琯以此詩才欠致標若使是人爲祭酒筭來端的負 廷朝

司禮監秦太監爲子弟訪師得舉人余洙初不就強

而後可謂秦上坐左右驚訝既出秦喜曰此人司  
禮監太監也不怕况怕我子弟耶及就塾秦子弟  
皆襲錦衣職位者而余狀貌鄙瑣頗褻易之既而  
有隋者輒加跪責多不服余怒求去子弟輩大懼  
跪留乃止秦聞之嘆曰我家子弟不是這箇先生  
如何教得益加敬禮後余舉進士爲顯官終不屈  
於人

孝廟卽位徧祀宗藩秦王送朝使詩曰九重 聖主  
篤同宗遣使明禋禮秩崇鄉相敬恭承德意廟靈  
彷彿著儀容客山夜靜風雲會大地春回雨露濃

歸覲重煩陳一語親藩存沒感息同

赤城詩選潘留鶴太山詩有混沌以來惟此老乾坤  
之外更無山之句近時莊定山有開闢以來元有  
此蓬萊之外更無山此語亦豪放殆默符於潘者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嘗寄親戚令廣東者一  
絕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藍衫老妻牽  
住輕輕語參正脩書去領南可謂善曉人者

有張巡檢者夜夢人告之曰明日有十二位佛來見  
汝可善待之能爲汝度先祖佑汝一生富貴遲明  
果有僧十二人來巡檢甚喜卽語以夢畱歛甚厚

次日請作醮以度其先祖問之曰舟人更有何人  
請同齋荅曰只二行童留着行李不必請也巡檢  
密令其子至舟固請二行童密告曰我非行童乃  
浙江天台人也父爲某官考滿回鄉遇此十二和  
尚劫殺一家留我姊妹二人扮作行童帶來至此  
煩大官密以此情訴達大人爲雪此冤也其子告  
之巡檢密點弓卒約二更醮完撞鼓擒僧責問取  
二女證之皆服罪事上當道奏舉擢官此卽所謂  
一生富貴也

吉水縉紳解學士七歲時其母居孀苦於里胥催徵



之急解具訴於縣宰併系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  
憂却教兒子訴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  
判筆頭邑宰意其假手於人即指堂邊小松爲題  
令再賦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  
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邑宰大奇  
之遂蠲其稅

陸太宰水村先生在位日有士人投詩曰子規聲裏  
夕陽微何事先生不見幾雲夢已成韓信去尊鱸  
空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策誰能辨是非  
回首華堂春去也黃鸝紫燕自爭飛可謂有魏野

之風矣

莆田林大中積學士也嘗祈夢九鯉湖神告之曰汝知五八之數如何筭自擬四十當顯也至四十之年果入試會馮太守受卷林時方爲馮西賓報捷有期也一疾竟死夢始驗

蕭提學鳴鳳精星命正德丁丑廷試或以八字雜質之白孰爲狀元蕭指舒梓溪芬八字是也梓溪果及第復以後事質於蕭荅曰功名壽數始終皆羅一峯梓溪矍然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謫閩提舉壽亦止此且配食一峰祠蕭之術可謂

妙矣

江右郭忠恕號清狂道人以畫史鳴一時其爲詩亦  
非易及者嘗題武昌竹籥門外一律云夜飲江樓  
水氣涼管絃成列麝蘭香古今風月憑誰管湖海  
煙花笑我狂金鳳劈瓜消酒渴瓦盆承露浣詩腸  
東樓楊柳西樓月曾擲千金醉幾場翠館賦詠此  
殆絕唱歟

成化間有張驛丞者山東鄉試中式督學畢公瑜贈  
之詩曰一官耻不與清流忙裏遺編自校讐枳棘  
豈能留彩鳳塩車未必困驂驪東藩領薦名初顯

西蜀題橋志已醉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萬里步  
瀛州驛丞中式近世所無畢公之贈可謂曲當矣  
金臺李縉鄉紳會考覈以浮淺由光祿少卿補忻州  
知州三疏乞致仕有曰郡縣之職非循良豈弟者  
弗稱茲以浮躁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弟之政  
蓋亦難矣既得請以歸署聯云五斗懶將雙膝屈  
三章乞得一身閑

莆田周章累舉不第祈夢九鯉湖得奴天西月之語  
次復再祈又添人牛二字其友詳之謂是癸酉年  
三字也至期入試每患腰痛至終場不屬藁而成

嘆曰如是而可中乎夢其誣矣揭曉名在七十二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  
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  
誇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知慎德業庶免永  
無譁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山陰司馬通伯堊乃羅水玉璟春闈所取士也同爲  
閩臬副使一日偶竝坐羅貽詩云歲在壬辰春試  
勞至今朝著列英豪此行亦有堪誇處座主門生  
相並高司馬遂爲肉袒

弘治中有老儒以貢授校官翰林題白頭翁畫送之

云幽谷彘年滯羽翰洋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  
頭空白看盡春花雨後殘此詩頗有意致

近日翰林諸公飲宴尚有供湯未至將欲去之且留  
席尊出題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諸公請破之皆不喻其意只如本旨席尊曰皆不  
是諸公曰如何才是曰只是等湯滿坐捧腹

嘉善周澤字天雨者先君所取解元也以進士爲襄  
陽推官爲予題扇面云天梳草草仙家盡樹底雍  
容見兩公應約明年紅杏雨曲江連轡立東風且  
語予曰立之一字比唐人一日看盡長安花趣自

別也

鄉達高太尹瑾在番禺日鎮守府紅桃盛開時九月也三司諸公並有詩詠久之索題於高乃爲絕句云九月雷聲震海涯絳桃開遍五侯家殷勤報與寒梅道莫逐東風浪花詩意亦婉矣

會友周行可續絃諸君賀以詩予弟成玉一絕可爲善譚詩云十分春色海棠開雲雨漫天暗裏來可  
是東君勤愛惜煙蓑乘夜護花臺行可多鬚故嘲之云

予旣不良於進自號逍遙子偶讀宋吳處厚逍遙齋

記覺胸次灑然蓋先得予心者因取記文節其首  
尾書之座右爲逍遙說其詞曰夫性有定分理有  
至極力不能與命聞才不能與天爭而貪羨之流  
躁進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撥功名可以智取神  
仙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憾老死而終不悟  
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如陶朱術頰耶則原憲黔  
婁不復爲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盡如王喬彭祖  
耶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復爲善人矣使天下  
之士必盡如稷契伊管耶則秉田委吏不復爲孔  
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毛嬙西施耶則嫫母孟



光不復嫁於人矣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者自  
壽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  
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神鬼不能損益其錙  
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樂分含真抱朴心無城府  
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皦皦與世相清天下無道  
則混混與世相濁壓之太山不以爲重付之秋毫  
不以爲輕升之青雲不以爲榮墜之深淵不以爲  
辱震之雷霆不以爲恐劫之白刃不以爲懼喻死  
生爲旦暮以盈虛爲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俯視  
身世之卑賤如一浮萍之泛大海一稊米之寄太

倉又何足議輕重於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處皆適出於天爲民入與道爲隣若是則何往而不逍遙哉此詞足爲世之碌碌不悟者勸也

予弟瓚知羅田縣時懷予每切因集古詩風雨字句爲二十絕將以寄予忽以疾卒嗚呼痛哉予檢歸囊得其手筆潛然莫禁因錄於此痛舒孔懷之悰云其卷曰風雨連懷其序曰古詩用風雨字者多矣要不專爲兄弟發也自蘇長公感韋蘇州風雨對床之句而其兄弟相思輒寄意焉於是遂成故事瓚奉別家兄百可先生以來雅切嚮思凡誦古

詩至風雨句竊有長公之感顧意致凡近筆力萎  
 瑣不能別爲之語遂以所記風雨古句各取韻之  
 相叶者足成絕句風晨月夕往往諷誦以泄鄙懷  
 殆疑古人預爲予設也爾來裒集得二十首錄之  
 爲卷將尋便以寄家兄而羅之士夫見伊有篇章  
 以廣予志別存一卷於茲卷題曰風雨連懷云時  
 正德庚午孟秋之望芝麓居士瓚拜書詩云涼風  
 微雨夜蕭蕭魯茶人人事音書謾寂寥杜工部無路從  
 容陪笑語天涯涕泗一身遥並工部又祗是當時已  
 惘然李義山可堪風雨夜連天蘇淮一聲何處送書

鴈工部喜入燈花欲閉妍蘇東坡又徙倚闌干一愴神

陸放翁故園回首隔參辰王平甫山頭日日風和雨王建

幾許悲歡併在身劉長卿又關山無際水漫漫放翁每

軫歸心即萬端羅隱極目相望何處是梅堯丘浦川風

雨獨凭闌黃山谷又鷄鳴風雨不愆時曾文昭千里河

山繫夢思陳后山獨凭闌干意難寫崔魯誰人識此是

新詩王淵又窓明窓暗篆烟翻陳簡齋風雨空城鳥夜

飛宛丘憶著江南舊行路甫仙一身千里獨沾衣簡齋又

棣萼一別未相望工部客路那知歲月長王淵愁極本

憑詩遣興工部半隨風雨斷鶯腸鄭谷又疾風回雨水

明霞后山目極因驚悵望賒王半山落木無邊江不盡

山后相思一夜繞天涯延允又千林地迥切西清胡澹庵

常送中霄風雨聲蘇子由猶憐心事淒涼甚翁放臥數

山城長短更東坡又一堂風月阻同遊呂願浩迢遞高

城百尺樓李商隱日月望書常至暮翁放冷風淒雨似

深秋茶人又五更風雨送殘春陸宣公南蝶悠悠水映

人半山留滯山頭莫嗟嘆東坡天將強健報清貧翁放又

惜春連日醉昏昏曾致光風雨蕭蕭欲斷魂東坡回首

家山千里外許仲猶別離心緒向誰論前人又青楓無

樹不猿啼夏儒隣里垣墻啞啞鷄致光家在夢中何日

到工部風吹梧竹雨淒淒好又瀟瀟晚雨向風斜宛

目送飛鴻去路賒洪開臣日末東窓淡無事放翁依然

和墨寫歸鴉公又想見掀髯正鶴孤東坡一天風雨

水平湖曉來喚起相思夢劉景大欲傍清尊倒玉壺

前又暮笳嗚咽調孤城崔魯目送孤鴻謾寄情宛雲

物不殊鄉國異工部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又午庭

風雨撼高槐曾梅山肯信愁腸日九迴崔魯欲上踈簾

看南北崔德符寒巖幽霧不曾開晁無咎又一片江湖

草樹秋陳止齋矮簷風雨送蝸牛楊誠齋欲知趨走傷

心地工部落鴈昏鴉集遠洲放翁又一燈明城照秋床

半天地無情白髮長簡齋假寐塵侵黃卷上王至甫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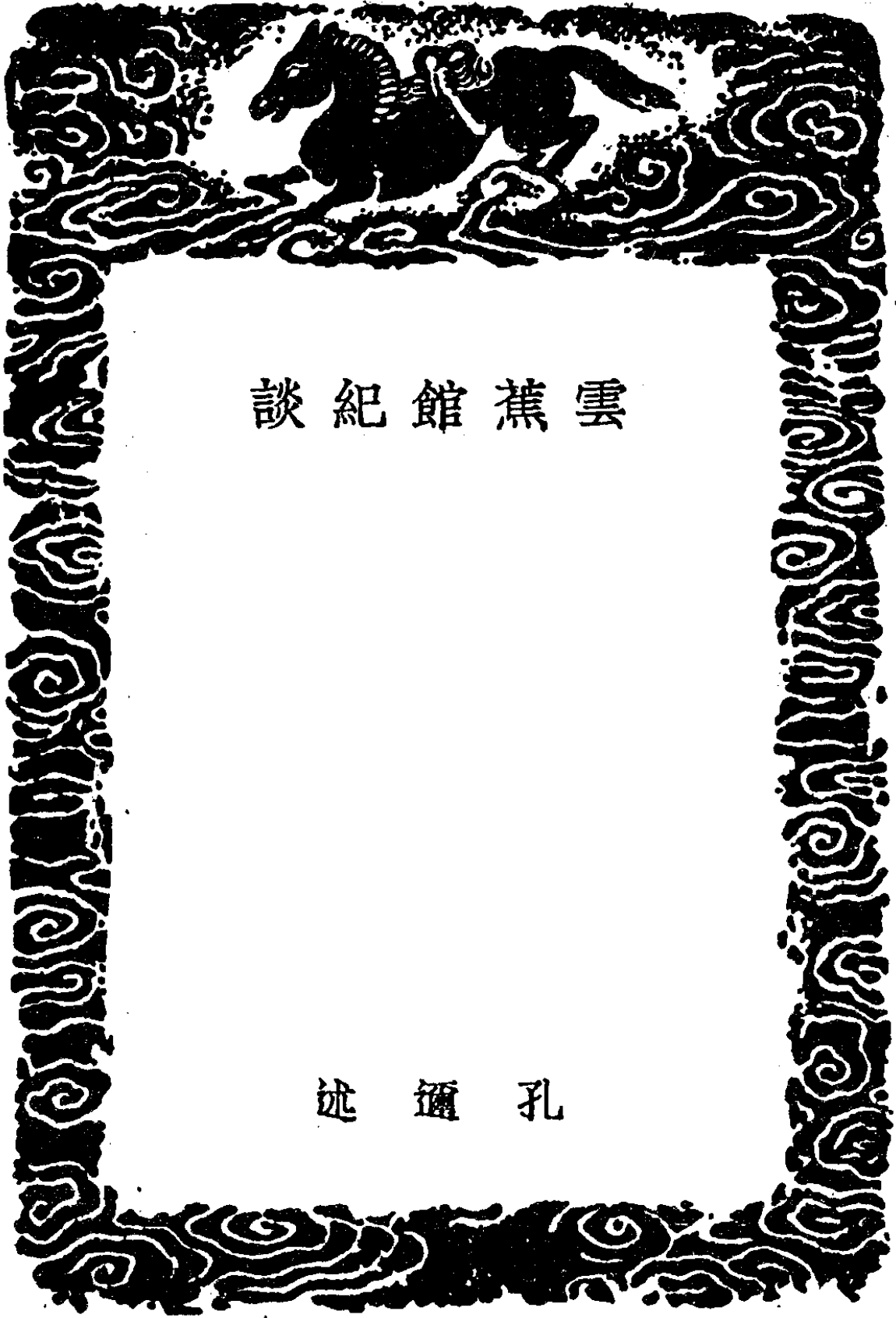
城風雨近重陽杜郊又汀鴈飛鳴意已還宛丘異鄉

風物髮成班茶山相思相見知何日工部一夕連床風

兩間王瀾







雲蕉館紀談

孔鑪述

本館據稗乘本影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雲蕉館紀談

魯人孔 邈述

陳友諒初以江州爲都自稱漢王迎僞主徐壽輝  
以居明年弒壽輝遂僭大號時至正庚子也後  
又都武昌

友諒無遠大之志處兵戈間而急于珍寶僞將征  
伐必使之遍求奇寶故善承意者甚至發塚行  
劫

友諒愛姬茗華夫人善月琴友諒出師必以隨呼  
爲粧駕未幾物故葬于右耳峯猴溪橋側樹石

月琴以表之至今人名月琴塚

友諒聚鹿數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  
園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綴瑟瑟珠爲纓絡掛  
于角上縷金爲花鞍群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  
上 國初 駕至南昌宴于滕王閣上命儒臣  
韓詩放其所畜鹿于西山

友諒在江州時嘗以春暮結綵爲花樹自府第夾  
道植至匡山又剪繡鋪于道上與宮人乘肩輿  
而行黃信詩云錦繡鋪張春色滿小車花下麗  
人行是也

陳氏既亡有宮人小春逃之民間嫁于蒲亭彭本  
清本清問陳氏宮中事小春言後庭數百人皆  
錦衣玉食用極奢侈有桑妃者陳所至愛海賈  
所進金絲紐花襖紫霞帳水晶樓鳳箱皆以賜  
之及敗投武昌井死又陳氏喜食玉葉羹以西  
山羅漢菜及曲江金花魚爲之味頗佳

明玉珎徐壽輝臣也初倪文俊陷川蜀令珎守之  
既而陳友諒殺文俊又弑壽輝珎遂僭號改元  
時至正二十三年也初都成都繼又都重慶珎  
卒子昇嗣

浣花溪自唐薛濤後能以溪水造箋者絕少玆守蜀時有郡人陸子良能之巧過于濤玆于溪上建搗錦亭置箋戶十餘家令子良領其事箋有桃花鳳彩雲樣錦幅等名夏亡子良又死今不復有矣

蜀人多以酴醿花作酒未得其妙又以竹葉竹蜜貯筠管中合釀之十餘日開來香聞一室味極甘美氣更清涼至今蜀人傳其法號開襟酒昇在重慶取涪江青礬石爲茶磨令宮人以武隆雪錦茶碾之焙以大足縣香霏亭海棠花味倍

于常海棠無香獨此地有香焙茶尤妙

昇能飲宴會不用杯盞以大甕盛酒用忠州引藤  
一吸半甕夏月畏暑作露帳四面架風輪以花  
竹簟卧其中宮庭侈甚席地以蘇薰薦鋪錦褥  
于上宮人不用筦兀以此爲坐

城西清水穴亦名粉水井巴人以爲粉則膏膩鮮  
明昇建銀輝館于側署官掌之以供公用日給  
數定于宮內號其官爲花粉御使

蜀地荔枝叙州爲上昇于荔枝熟時設荔枝宴以  
會左右有詩云香浮琥珀御醺潤色重雞冠新

荔紅是也

廣安出紫梨到口卽化者爲佳昇取其汁和紫藤粉爲糕名雲液紫霜食之能却醉

帝王廟北極真武廟並在鷄鳴山俱國子祭酒宋訥奉勅撰記普濟禪師亦葬鷄鳴山又有都城隍廟學士劉三吾奉勅撰記

徐達墓在鍾山西有御製神道碑常遇春墓編脩宋濂撰神道碑李文忠墓春坊董倫撰神道碑吳良吳貞墓檢討吳伯宗撰神道碑顧時墓禮部侍郎劉崧撰神道碑王志墓在鍾山西以上



同鄧愈墓在安德門裏沐英墓在府南學士吳

王景撰神道碑俞通海墓在聚寶門外學士陶

安撰碑胡大海墓在府南康茂才墓在神策門

宋濂撰碑兵部尚書唐譯墓郭子興墓聚寶山西馮

國用墓府南郭英墓以上並洪武中葬

江學庭爲祭酒 帝幸國學講易之太極言亨屯

循環治亂倚伏惟在人君謹之斯爲得耳帝悅

賜宴崇文閣詔自今講讀明于勸戒者例皆賜

宴名光儒宴

沈萬山蘇州吳縣人也家貧無產以漁爲生常于

吳淞三泖之間撒網捕魚薰其所得以具饗殮  
一日飯畢就水洗碗碗忽墜水中山因撩之不  
知碗所在但覺左右前後纍纍如石彈遂拾數  
枚光澤迥常乃盡其所有取之然不知其爲何  
物也有識者異之謂曰此烏鴉石也一枚得錢  
數萬山秘不言乃變爲海賈遍走徽池寧太常  
鎮豪富間轉展貿易致金數百萬因以顯富或  
曰夏月山仰卧漁船上見北斗翻身遂以布襪  
盛之得一杓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羅擔  
七條而至謂山曰汝爲我守之我將來取言訖

忽不見山啓視之皆馬蹄金也以此致富二說不同山旣富衣服器具擬于王者後園築垣周廻七百二十步垣上起三層外層高六尺中層高三尺內層再高三尺濶竝六尺垣上植四時艷冶之花春則麗春玉簪夏則山礬石菊秋則芙蓉水僊冬則香蘭金盞每及時花開遠望之如錦號曰繡垣垣十步一亭亭以美石香木爲之花開則飾以綵帛懸以珍珠山嘗携盃挾妓遊觀于上周旋遞飲樂以終日時人謂之磨飲垣外以竹爲屏障下有田數十頃鑿渠引水種

秫以供酒需垣內起看牆高出裏垣之上以粉塗之繪珍禽竒獸之狀雜隱于花間牆之裏四面纍石爲山內爲池山時花卉池養金魚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面山瞰魚四面削石成橋飛青染綠儼若僊區勝境矮形飛簷接翼製極精巧樓之內又一樓居中號曰寶海諸珍異皆在焉山閒居則必處此以自娛樓之下爲溫室中置一床制度不與凡等前爲秉燭軒何取何不秉燭遊之義也軒之外皆寶石欄杆中設銷金九朶雲帳四角懸琉璃燈後置百諧卓義取百

年諧老也前可容歌姬舞女十數軒後兩落有橋東曰日升西曰金明所以通洞房者橋之中爲青箱乃置衣之處夾兩橋而長與前後齊者爲翼寢妾婢之所居也後正寢曰春宵澗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以貂鼠爲褥蜀錦爲衾毳綃爲帳用極一時之奢侈初萬山富時有一夫一婦流移道路婦懷孕十月已足適至萬山之門首而產時將夜半矣進退無所不得已就于門下以手扳門環生一女子因名扳環是夜萬山亦得一夢夢一老人謂曰汝的金銀盡是扳

環者今當還之不相負也山驚覺不曉所謂及  
明乃有此應山遂收其女爲子婦并其父母而  
養焉自女來之後家益殷富旣長聰明過人山  
常與閻造一橋新婦先成又規度精致號曰賽  
公橋橋今在秀水縣北境平望我 太祖旣克  
金陵欲爲建都之地廣其外城時兵火凋殘之  
際庫府虛乏難以成事萬山恃其富實願與  
聖祖對半而築同時舉工先完三日 太祖酌  
酒慰之曰古有白衣天子號曰素封卿之謂矣  
然心實不悅也萬山有妻十三尤愛者曰麗娘

山嘗與之觀花後園至探香亭傍有一古梅白  
萼鮮美馥郁充斥娘因脫所着金翡衫加于樹  
頭曰香則有矣但少茲艷色耳未幾娘亡後人  
有月夜見梅底走一美人着金翡衫時皆謂麗  
娘精魄也山思之甚或夜宿梅下或日禱梅間  
又作恩鎖臺于塚上置離思碑其中有曰紅脂  
塵化萬態俱空玉骨土融百形皆幻構室見其  
恩牽樹碑由于情結會稽楊鐵崖所製也萬山  
田有近湖者延湖築成石岸以障田上恠其富  
過于已獨稅其田九斗十三升及欲害之而無

由適萬山築蘇州街以茅山石爲心上謂其有  
謀心將爲逆遂收殺之血流出盡白以兵圍其  
家盡抄槌之家財入官新婦先萬山卒以床施  
周普寺爲觀音牀沉香脰象牙格八寶欄又金  
留殿十三隻床乃萬山之妻所用者皆製極精  
巧蘇州九里石塘萬山所築銅橋萬山所造者  
也

友諒時或進煖玉注出于薛塘古墳謝庭春獻月  
色之孟得于弋陽陶氏又開寶市于僞都招致  
海南大賈仍建尊珎館朱衣巷內以待有寶者



設賓客卿使之名豐其穀祿別其敬禮得其絕  
色以進則封爲奇貨上賓得珠玉以進則封爲  
珍精貴客又有華卿麗使亞于賓客也

雲蕉館記談終

三十年三月廿六日  
談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談閒人野村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冊校對者印須文)



33
14 .
2952